

对于过年，人们总怀着美好的期盼。集市上琳琅满目的年货，门楣上寓意美满的对联，童谣里吟诵唱游的非遗，饭桌上永不爽约的年味……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关于过年的记忆。但不管如何，年味是心中一切美好的代名词。本期，我们精选3篇短文，一起走进这浓浓的年味。

## 永不爽约的年味

文/侯为标

周末，伴着一阵阵悦耳的鸟鸣声，我懒洋洋起床。撩开窗帘，冬日里久违的阳光让人心情一下爽朗起来。我换上运动服走上阳台，在跑步机上饶有兴致地开始晨炼，透过落地玻璃窗望去，头上蓝天白云，春天的气息一缕缕浸润而来。

吃完早餐，夫人说快过年了，趁天气好做一次大扫除，我爽快答应。我们分工合作，她负责清理毛毯、床单、衣裳、窗帘等，我负责家具、灯具、窗户、犄角旮旯室内卫生。想到新年即将到来，心里有一种暖暖的期待，手脚麻利比平时轻盈灵活不少，累并快乐着。

水泥墙体坚固得超乎想象，钉两颗钉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好容易将两个大红灯笼对称固定在阳台吊顶上时，头上居然冒出丝丝热汗。正伸手扯抽纸擦汗时，手机伴随《故乡的云》悠悠响起，是小妹从老家打来的电话，邀请我们一家老小回去过春节，也点燃了我对远方潮水般的思念。

我生长在南方一个偏僻的小镇上。家乡的春节，离不开热闹的鞭炮声和漫天璀璨的烟花，空气中夹杂着腊肉味儿俯拾皆是，还有“年年有鱼”——各家各户从鱼塘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草鱼、鲢鱼等，逗得不远处的猫咪嘴馋地跟着，瞪大圆溜溜的眼睛“喵嗶喵嗶”叫唤，小孩子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服挨家挨户串门炫耀显摆，不时从口袋里摸出花生、糖果发给身旁的小朋友，稚嫩的嬉笑打闹声演绎着春节的人间至味。

除夕那天，各家各户开始节前大扫除，老家叫“打扬尘”。母亲腰间围着一圈围巾，头戴一顶草帽，把扫帚绑在长长的竹竿上，然后举起来打扫高高的屋顶。那时候的家有点名副其实地邈邈，正屋三间黑黢黢的小瓦房，和瓦房连成“丁”字的两间土坯房是厨房和储屋，堆满了过冬用的柴火和各种坛坛罐罐，昏暗阴沉积满了一年的灰尘。母亲挥动着双臂，一间屋一间屋地打扫。我帮着父亲打下手，收拾院子里横七竖八的桌子、凳子、柜子、箱子、墙角的大盆小桶，让它们各就各位、井然有序。

打扫完卫生，母亲黑不溜秋变成了一名“灰姑娘”。两只黑眼睛在眨动中闪着光亮，脸上挂着疲惫却开心的笑容，一排牙齿白瓷一样洁白。那时候虽然生活并不富裕，但父母在我面前表现出的一直是从容不迫、人定胜天的乐观，很少见到愁眉不展的时候。一顿丰盛的年夜饭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亲朋唠家常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那种简单的快乐，是他们面对生活最真实最鲜活的样子。

长大以后，我将理想塞进拉杆箱，成为都市里的追梦人。从此聚少离多，家乡成了他乡，那个小镇成为我千里之外周而复始的念想。一路走来，尽管生活中遇到过一些荆棘和坎坷，但想到身后还有个叫故乡的地方，就有一种不放弃不退缩、开足马力全力奔跑的动力。

忙碌好半天，终于将房子收拾得妥妥帖帖，看着焕然一新的家，我和夫人开心地拥抱着。我自告奋勇下厨房做饭，冰箱里放满了密密匝匝的“年货”。接着锅铲碗瓢的声音似一曲曼妙的交响，整个屋子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息。

斟满红酒，将热气腾腾的拿手湘菜端上桌，红烧肉、剁椒鱼头是过年必备的招牌菜，既是远方游子难以忘却的“乡愁”，又有来年风顺水日子红红火火的寓意。我们高高举起酒杯，沉醉在永不爽约的年味里，为普天下所有人祝福。

## 童谣里的新年

文/蒋双捌

每到腊月二十快过年的时候，乡村里的小孩就会唱起这样的民谣：二十一，打主意；二十二，快做贼；二十三，祭灶仙；二十四，浸豆子；二十五，打豆腐；二十六，杀“啾啾”（方言：猪）；二十七，杀阉鸡；二十八，打糍粑；二十九，家家有；三十日，张开口……

在孩子们的欢唱中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年味也就越来越浓了。逢年过节是每个人的期盼，更是孩子们最欢欣鼓舞的日子。

腊月二十三，是祭灶神的日子。这天的一大早，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，早早起床，来到灶前焚香化纸，祈求灶神保佑来年风调雨顺、一家平安。二十五这天，妇女们就忙着打豆腐了。这种石磨磨制的豆腐，在沥水榨干后，用菜油煎得蜡黄蜡黄，切成指头大小的一块，和腊肉或家鸡放在一起煮，味道妙不可言。而在制作豆腐的时候，人们最忌讳的是在刨豆腐的时候（豆腐水烧开后点卤水的环节）有生人闯了进来，主人很担心豆腐刨不好而化为水。母亲们的说法是，刨豆腐的时候，豆腐西施也刚好来到这里，来了生人，豆腐西施怕羞就躲回去，自然



豆腐就刨不好了。

二十多年前，杀年猪是乡间最热闹的场面。童谣里虽然说是这天“杀啾啾”，其实，在湘南的很多乡村里，人们是忌讳在这天杀年猪的。原因是犯了“六畜”。而如今，人们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了。至于杀阉鸡和打糍粑，都是过年前的准备工作。到街上打年货、给小孩买拜年的新衣、挂对联等等，说明了人们忙碌中的急切，欢快中的辛劳。

到了二十九，过年的东西都准备得差不多了。晚上，每家每户都会炖腊肉，小孩就会坐在红红的灶火前，边听着大人的故事，边等着啃腊肉骨头。大年三十一大早，鞭炮就“噼里啪啦”地响起来了。丰盛的年夜饭摆上餐桌，老人们先拿几只小杯子筛上点酒，盛上饭，祭供祖先，任何人都不能在这个时候坐在贡饭的那条凳子上，要表示对祖先的尊敬。

除夕的年夜饭比早上更丰盛。就餐前自然也是鞭炮轰鸣，祭奠依旧，然后就是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。但鸡翅、鸡爪、鱼头一般不会在年夜饭里吃的，要留在大年初一早上吃。而且给谁吃都是有讲究的：鱼头自然是一家之主来吃——带着一家在

新的一年勤奋努力；鸡翅给读书人吃——远走高飞；鸡爪给外出寻钱的人吃——多多抓钱，里面蕴含着，是一家人对新年无比的期盼和希冀。

在享受一家人团圆的温馨时刻，大人们守岁到半夜自然少不了安排着新年期间拜年的事。过去，人们会在《春晚》的倒计时叫秒声里喊到“1”的时候，半大小子就会把送旧迎新的鞭炮点燃，那耀眼的烟花在新年的夜空里竞相绽放，各自炫耀着各自的绚丽。

俗话说：“爷亲叔大，娘亲舅大。”老人们早就翻了“新书”（历书）了，哪一天的哪个方位出行大吉，就去哪个方位的亲友家拜年。初一的一大早，孩子们一步一句地唱着童谣、提着礼品去拜年了：初一崽，初二郎，初三初四拜姑娘（姑妈）；初五初六拜姨娘；初七初八回家乡。在这种充满欢快和喜气的年节里，一眨眼就到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。

“正月正半年。”元宵的这天是节日的压轴。耍龙自然少不了，“喧当”的锣鼓声和壮汉的高叫声似乎在宣告着一个段落的结束。“吃了元宵饭，肩膀挑担担；吃了元宵酒，锄头挂把不离手。”在孩子们的童谣里，勤劳的人们，面对着新的一年，怀揣着新的希望，又会奔向田野，奔向四面八方，去耕耘着新年的收获。

## 煮一壶岁月

文/邓亚兰

天气突然就冷了，把门窗都关上，仍然有冷风从窗缝透过来。翻出几年前买的一个电陶炉，想去煮一壶茶。

一边煮茶，一边从手机里搜索，听一段叔本华的经典散文《独处是自然的生活状态》。好治愈的男性声音，配合着我的茶，一上一下，一起一落。我顺手做一些小清洁，收拾台面，拂尘扫灰。一壶茶，一段散香的光阴，不足以把生活的疲惫驱散，却是恹恹人生中的片刻欢愉时光。

我曾经在湘江杜甫江阁边上体验过喝茶，几十把竹躺椅分别排开，自然地围成了一块经营场地。只要人往竹躺椅一坐，你就是茶客，很快就有人会让你端来一大杯芝麻豆子茶。厚重的玻璃杯沉得没办法端在手上，只能往地上一放，闭上眼，安静地享受从江面吹来的风。茶客形形色色，年龄参差不齐，大多是附近的市民，有熟客，也有我这样的生人。几个老人戴着耳机听随身听，摇头晃脑沉醉着；有情侣挨着躺椅说着悄悄话，手牵在一起甜蜜着；有中年人看不出心情，闭目养着神；也有小孩子学大人的样子

鼓着腮帮吹凉茶水。我想，喝茶没有固定的模式，百人喝出百人的姿态，千人喝出千人的韵味，是甘是苦，只有喝茶的人自己能够体会。有人说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被熬煮，各人有各人的艰辛与苦痛，也有自己的清欢与幸福，坎坷与幸福都是自己品尝，各有滋味。

汪曾祺在《慢煮生活》中写过一段话：“你很辛苦，很累了，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，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。不纠结、少俗虑，随遇而安，一颗初心，安静地慢煮生活。”茶有浓淡、有冷暖，人亦有起伏、有悲欢。且饮一杯茶，任所有的开心、不快都随茶叶沉淀，心头了无牵挂。我喜欢喝茶，但从不讲究，随心所欲。有人笑我是不懂茶，语气里的鄙视，仿佛我是玷污了所谓“高大上”的好茶，我倒是觉得，人生顺其自然淡然处之，宽心地活着绝对没错。大千世界，有几人的生活能够活的精致而美好？生活给了我们太多的无奈，偶尔看书饮茶，偶尔听雨看景，抖落浮尘与疲惫，安然轻放每一寸光阴，乐享每一份暖

香，沉淀下来的依然是淡然心境。其实，谁不曾为人生而承受磨难，谁不曾为生活忍气吞声，谁不曾为爱情伤心难过？唯有悲喜自渡，才能安然于心。我只是学会了疗愈心灵的伤口，释怀遗憾，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而已。雪小禅说：“生活细碎，万物成诗。不是我的生活有多精致，而是无论岁月待我如何，我依然对生活有热情。唯有热爱，可抵岁月漫长和寒冷。”我很喜欢雪小禅，每天写着文字，晒着美食，一直保持着纯粹温良的心。她说：“只想做一朵艳不求名的陌上花，不妖不香，苍老天真。淡淡开在自己的园中，不嫌孤独寂寞，不嫌稍微有了荒凉秋色的颓然，在月光练白的如水秋凉中，开给自己看。你欣赏或者不欣赏，我无所谓。”我固然是没有修炼成她的境界，但也慢慢地学会了与时光厮磨，慢慢地学会了自话自说，慢慢地学会了与自己喜欢雕琢。

若有闲暇，我想一书、一茶、一整天。将人生的风雨煮成茶，将生活的细碎写成诗，于烟火深处，珍藏于心；于尘世间，砥砺前行。

